



南希真經義海纂微

□ 13
1660
5



南華真經

仁3
1660
5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

田大書局附屬

早稻田大書局

第 第 出帶許不外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建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茂
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爲治亂易
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
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
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其所不知能

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
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無爲而性
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
聞也福者即向所謂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
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
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
無爲之至易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
至輕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爲內

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避此世之大迷也畫地而循之其迹不可掩有已而臨物與物不宜矣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得故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已而成物聖人生焉則全

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自無爲有重如地而人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已畫地而趨不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如往唯曲乃所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

能曲全斯爲善處人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無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

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蓋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喻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爲事特

因時乘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
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
之迹卒援接輿之歌以信之則迹絕而心見
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
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已乎已乎至畫
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
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羽

之福者無爲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利之
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道尤危
迷陽謂晦明則行完卻曲謂退身曲全安於
分內水火桂漆之喻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

趙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譏孔子
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鳳出非時也人處
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莫能勝重禍不知

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人惡有其
美畫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已乎言不可
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迷陽迷陽無傷
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
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義屬齋云
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
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為幸何敢他求
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不

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
趨言其拘束自若誠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
之光明曷行於世卻曲言回護避就必至於
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
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
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
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

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
愈奇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字
復正經文作卻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
此傳寫差謬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
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焉
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

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顏子將
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
心氣未達輿綏毀至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
者有之況以不違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
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
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
奚必輕往以資驕志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
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

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
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
問其方則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
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虚心受教無
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
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
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
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衛誨以就不入而

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
多端外出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
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爲保商
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
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
而妬害生利鐘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
可得也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
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

俗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
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
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
火桂漆之喻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
以處世而無難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名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
曾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

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
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
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

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
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冬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
始之徵不懼之寶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直寓六驥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

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
物為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駘形毀心
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死生
人之大變彼與寢俱故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夫恬若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美萬物一
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因其所異而
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

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足同故因其所無
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無不宜無不宜而不
和者未之有也視死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
耳常季猶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
自得得其常心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
常故使物就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
物從已也夫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
故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松

栢人皆自正則無羨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
正非為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
冥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以
不失會為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
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肯以物
為事乎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
故寓言於王貽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

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歸之與王
貽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
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
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
王貽相為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
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為死生而
與之變孰為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
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

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貽懷內聖之道則為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而推為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

舜豈不以正生為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默然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為言亦言用無知為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

及

生乘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
假則各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
其宗也膽附於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蓋數
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隔自
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駘
自聞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
所喪言其形蓋不独自忘其形而又使物忘
已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以為已忘心以

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人物何為最之答
以王駘獲最猶止水未鑑止者性之本然唯
止於先者然後能止衆止莫非木也而松栢
独正凌霜雪以冠衆木莫非人也而舜独正
明庶物而察人倫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已
而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
自要而猶若具況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
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

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
知則與造化為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
登假去留自在也
詳道註德之克於內形忘於外死生不更覆
墜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
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以末傷本萬物
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
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克之人視聽不以耳目

五
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
所有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
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
教而教以之有生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
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
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栢不以寒暑易
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
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

正

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生者
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
焉夫勇士内存不懼之實外驗保始之名猶
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況
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為已役府
萬物以為已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
用一知而不為物所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
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
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理而反則
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克也夫至人
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革其性即境
皆冥獨立不改天地密移而我常存府藏氣
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
間不二也逐声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
無好惡是故心無係着所詣皆通彼此委和

得衷自泯今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觀淡
泊自守而謂以其心常心無迹物何為最之
哉觀容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
故能止絕衆心也植物產乎地得地氣之正
者松柏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
已以正而行沖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
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聚
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奚有死

哉擇日而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人
則任已也
趙註王駘殘兀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下
而往從焉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其用
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生而此
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蓋能審乎
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尼又以一身
萬物之同異為喻肝膽楚越同而異也物與

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視無聽適乎自然
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之喪哉常李豁然而
悟曰彼為己之學以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
覺之心自致知而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言由
虛靈知覺而入於不死不生也王貽所得不
過如是天下何為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
止衆止正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
物者不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

先天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俯乎前而不懼
彼勇士徇名而猶若是況未常死者乎此道
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目
百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

庸齋云無形無所見心成感之而化也直後
猶尚遲矣假豈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釋氏
議論皆從此出天地覆墜猶大傳云乾坤毀
遺亦墜落之義審乎無假尽見其實也命物

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初至肝膽亦分楚越苟知此則萬物與我為一不特以耳聽目視也物視所一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所欠剩讀夔絃章便見此意為已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下語耳蓋謂人皆有知有心苟

正

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為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奇松栢堯舜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並衆生生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徵驗必有不懼之實謂荆軻其政之徒尚能不愛死生況有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聚所聚也六骸

五
特吾所寄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
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心
無所見曰死彼豈擇日而登至於道言無時
不在道也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
天下信之非德克於內物符於外物不足
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
學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

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
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
是故為道之要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
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
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生之
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為如何又彼

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
何為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為句
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
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為句上下文
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弓義今從之又受
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
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
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々受命於天唯堯

絕 革
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七七字文順義
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
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
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
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呂
氏以假音遐絕句疑獨詳道王雱虛齋並
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若從登遐文義顯
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

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
遐可證盧齋以假音格絕句蓋本於後篇
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
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

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入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
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如是不亦過
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
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

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元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則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遜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

產答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為不當亡者衆默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聿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聿之殼中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足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

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
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
好不亦過乎子產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
多言也
呂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產悅執
政而不能忘己之勢凡為道者所以洗心去
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
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狀其過以

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遊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憾而可以免
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幸而不免焉之譬
人笑吾不全不免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
化於道而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
邪十九年則極陰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內未
嘗知吾兀也而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肩也子產自多執
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為喻而責之子產
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爭猶與堯爭善也
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為已當存者眾
不分解其過以為已當亡者寡言子產未能
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兀者之德又謂與
堯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為彀中

喻已無取兀之道而兀者命也形骸之內謂
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
也詳道註德克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
為逆旅子產挾貴以驕賤恃全以薄兀則不
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羿之彀中
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塵垢既悟則垢去
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
碧虛註子產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

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乎以不當
亡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罪已者
鮮也遊羿彀中喻欲全而不免皆天命也人
笑吾不全則怫然而怒風火猶存適先生之
所則廢然而反鑑於止水也與遊十九年而
未嘗知兀忘德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為吾不當亡足鮮
以為吾實有罪者盖有幸不幸焉如羿能射

鵠之中央乃必中之地萬有一免焉命也曾
不自幸顧乃笑人我為所笑未免不平是亦
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矣吾與伯昏
遊未嘗知吾兀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言
寓六骸象耳目則子即我也而索我於形骸
之外言爾為爾我為我而不相知也子產謝
曰子無重陳我知過矣

虞齋云與堯爭善四字亦奇言子既兀矣縱

能為善得如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速其
過以為足不當亡者衆不速其過以為足不
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奈
何此三句說三等入遊羿彀中數語尤奇絕
言人處世動是危機彀中者張弓而箭端所
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形
骸內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
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克於內者無戚於外

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
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
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執位為尚未能相
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
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
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也過而安之者少
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
兀出於非罪者也或以此二句為指子產

已

未能忘形取義差遠遊羿彀中莫非中地
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
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
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
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
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
骸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名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二

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未何及矣無趾曰吾唯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未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幻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
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
學士為彼且斲以詼詼幼怪之名聞不知至人
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類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
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
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則一足未虧其德去其
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
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怪孔
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
舍已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
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

也之興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真理冥之仲尼
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
桎梏也孰能解之哉入以自解其本其常太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
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
道非所以汎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
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實々以學疑至人其
猶未邪道以絕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

觀之皆詭說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
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
使之然哉蓋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
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身存
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
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
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

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實實以學蘄以諷詭
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桎梏胡不思所
以解之蓋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為非有所
覬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
無趾以為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兀同其所以
處兀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其所以
為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為尊即道觀之

名於身為累故古之得道者宜得喪於一已
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孰得而榮辱
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
疲蕭而不知歸窳束而不自適重囚桎梏何
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蘄名也苟惡其桎
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違命而更有為安在
其為孔子哉
碧虛註尊足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矣仲尼

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賓々以學子為彼斬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為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產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羸糧而趨之此

刑

名

所謂斬以詭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育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解
庸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足性也二字下得奇賓々恭謹詭詭幻怪言其好名桎梏者言也為已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

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
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
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
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
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
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
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
焉尊足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

類天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為天地圖有以
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為今來何及矣
天不無趾歎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
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道也使無趾
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為全人形之殘兀
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
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
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文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

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翬資則者之屨無為

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
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
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
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
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
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
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
平者水滄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
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
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
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飲
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者與
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
物之林救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趣
不至期年委以國政悶然而應泥若而辭罷
辱不驚也天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
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焉形雖不同而物無
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不足以固其志矣使

形者才德也娶者武所資戰死則無武娶將
安施採擇嬪御燕爾新婚皆以形好為意故
足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
之也宜矣死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
可逃也人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
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
則絕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
始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

事之必度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苟知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湛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不失其允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溥水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成無物不知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祿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為至賤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則分矣雌雄合前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意其異乎人悶然泥若則非肯以物為事卒授之國亦寓焉耳無幾何而行窅然喪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在子相與為類也神

離其母則不得類所以去之戰之有妻所以
自衛戰死則無所事妻則者之不受其辱皆
無其本矣神使其形所以為本也嬪御新婚
猶以形全而致重況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
目在人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
知不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
神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

無卻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為春是與物
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也內
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萬物皆
備則成萬物為一則和德者成和之脩德不
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生哉
林註哀駘它無位無祿惡駭天下唯才德內
充所以衆歸之不役乎分外故知不出乎四
域與物為一故雌雄合乎前也悶然泥若無

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去難進易退也豚子
之於母生為已類死則不類矣喻君子以才
德為類而不以形骸為愛形謂六骸耳目使
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戰死而無用翼刑
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德為本非其本則形
無用也嬪御剪爪穿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
蓋擇形全者為用況全德之人身死生存亡
飢渴寒暑事變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

能度其所始唯才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
故不足以滑和不失於充悅日夜無卻忘變
之至與物為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
事物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
謂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得水均平
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之
脩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離功
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詳道註王貽以兀而取物最哀貽它以惡而物不離蓋有尊形存焉雖兀猶全也有至貌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貌者才全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鳥獸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毋愛以使形為本戰者以勇為本行者以足為本哀貽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為才才全則入而為德

德不形則自死生存亡以至不失於充不以物易已也自日夜無卻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已忘物也內保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孔子始為君臣而終為德友其悟也蓋亦微矣

碧虛註權勢聚祿可以治人故衆歸之今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為立也已性也生則已類

死則失類豚母亡其已性豚子失其已類故
棄而走喻哀公鮮德而至人遠之也娶以旌
武饒以飾足戰死則足皆忘其本節安用哉
死生至寒暑六目是為塵網凡涉世者莫
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然猶為方內之士
彼遊方之外者條然縣解入於大妙故仲尼
得以忘言哀公絕其所問也炎涼事變晨夕
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身前誰復計其終乎

靈府既虛自然和理閑豫通達不滯常有允
悅之懷虛妙之心未嘗間斷也春氣茂養同
聖賢育物之心水停之盛為大匠之所取法
德在內則成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
脩莫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芻狗萬
物忘國則身富忘執則德充矣
趙註哀駘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自衛反
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之處

思而不能去喻諸侯敬之婦人願為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位聚祿喻道濟天下而為素王也知不出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食於死母少焉覺非已類棄之而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戰死之無用嬰猶刑者之

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旱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之盛天下為法也德脩而成和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為德友也

虛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

雌雄合乎前與物狎也即漚鳥不驚之意豚
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
用嬰非行禮之喪猶則者之屨無所施也此
明德在內而不在外嬪御不翦爪不穿耳貴
全其形不事脩飾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此
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命行日夜
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
胷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

却言日新不已與物為春遇事皆樂也接而
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
而應之才全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內
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
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徃而非德
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
友之云乎意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為禽獸者本

妾

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竊考經
意文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意
之語則雌雄合身前言丈夫婦人婦之者
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以不娶資舊
來從資絕句娶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
木為之夜以白布昼以雲氣夾車兩邊所
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
無確論後得無隱講師從娶絕句以助釋

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
人置娶孔子之喪飾棺牆置娶又置絞衾設
薑絞音又薑音柳又明堂位云周之璧娶
鄭氏註天子八娶皆戴璧垂羽諸侯六娶皆
戴圭大夫四娶士二娶皆戴綏繩係據此
則古者喪禮通用娶非特為飾武設竊原南
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
周以棺衾飾以柳娶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

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妻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刑者之不受其屨也此章從土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克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

故能無感不應濂溪先生不去窻前草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關政文雖無厭說術聖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腹肩肩憂憂大德說齊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腹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無為雙約為膠德為接工為曲聖人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以填然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天矣用師之
道故其聲也不以擊形且不得全備何望儀
物之備哉亦猶刑者之不定其辱也此章從
上文厥子食於死母起喻至喻又暴喻以結
之不過形容德充符內者無備於外德餘於
外矣亦始曰曰樂正襄也無虧乎爾之時外
自實意思而回亦此義也問其不與不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德充符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闔跂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
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
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

謀惡用知不斲亞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
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
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
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
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
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

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
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
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

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妄然皆至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掘若槁木故浩然無不任而獨益成其天也夫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

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祇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因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朕大癭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

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其所忘役於視聽思慮其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遜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為孽々非本幹也以約為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為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為商非所以為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故待無於外有人

之形無入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体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地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為人者足矣奚為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為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

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據梧以求靜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為使形為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變遊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為孽約者物之束故為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為接工造器以營利故為

高此四者世人之所為聖人則不謀不斲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為四者雖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用人為哉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屬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已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

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
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倚樹
據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
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若公孫龍堅白之論
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性命
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乎不在無體而
無乎不為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逍遙

自放無所係累之稱所謂惡用知惡用膠惡
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謀而出約
因斷而興德因喪而有工因貨而作四者皆
世人相養之具德充之人無所用之天食而
已聖人形與人同故眇乎小哉情與人異故
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也好出於不惡好出
於不惡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
人之生也形選於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

充特牽於物而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
惠子之多言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能忘德也
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月知德而不
自矜故膠萐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
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植
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蝓
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

栢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
喪之德也物々自利各々營生不貨之商也
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
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
尺之體空窾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
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暗醜而自生耳
今子有人之形與象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
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

之金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服大瘦形惡可知二君悅之而視全
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人不
忘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聖人遊
於斯世慮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固之慮德
不足以及人教以質遷有無聚天下之貨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則無此四者故曰不謀不
斷無喪不貨也眇乎小哉形也警乎大哉德

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為人答以吾謂無情
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
猶有枝辭莊子警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
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為天之所取尚能騰口
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
虛齋口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
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
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

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高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為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天爵德知前論皆以為美此則以為惡鼓舞其筆有失點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今惠子外神勞精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

形何乃自若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世後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為知由是

貪詐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
膠由是欺誕生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
貿易為商由是巧偽出焉此皆時俗之弊
也真人猶覲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
知不斲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
復出下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
天為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

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
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贅乎大哉此德
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復己之自然豈
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
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
而不益生知不益則必不損夫復何所措
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
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

其為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天之所
以選取汝形而為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
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
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
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
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
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
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

情之情何以辯為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
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
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
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
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
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
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

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為必有
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
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
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
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
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歸猶
松柏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
為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

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為
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
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
而尊足存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
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
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
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
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

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厭為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己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

南
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来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發揮為尤詳至取殘元屬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為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往而不為物所梟者公以仲尼為友德專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厭為全德專而形可却香更在法道與物無際者乎大哉獨成其風惠之入以新備本蓋而好者尚所歸也靈公視無厭也而南華亦軒於法道之類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名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

悔

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
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
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象註知天之所爲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
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爲者不能爲而
爲自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
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

所

而爲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
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
爲或不爲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衆爲
之所爲者少理之理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
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知人
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
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
此雖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任天必有待也若

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
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
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
順者衆不雄成則非恃其爲縱心直前羣士
自全非謀篡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
得失經心言能登至於道若此之遠也呂惠
卿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
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

患

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
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
盡年而不中夭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
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
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
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
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
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

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
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謏士此皆
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
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
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
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爲也將誰濡且孰知
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爲人所不知而必以人之

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內吾所不知
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爲之飲食爲之動止皆
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
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
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
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
也有待則未定兩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
待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

其不逆寡衆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
順之不雄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
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
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
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爲命也知人之所爲義
也知天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
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

生

養其所不知則其性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爲
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
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爲所待者天也
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爲所待者人
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
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
故不逆寡無爲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暮
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

過或當在於循理吾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爲高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爲水火故入而不濡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爲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爲運沖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爲而不空人有爲而不滯者斯爲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

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迹混囂塵昇入太虛昭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

考

能登假於道者也
趙虛齋註天之所為出於自然知之所不知也人之所為出於使然知之所知也以知所知養之^知所不知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夫有秀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庸齋口義云人

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為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為故曰不暮事不

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
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
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已而知人由知人而知
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
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
行也人之所爲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
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

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
人事可料天理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
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夭此特爲知人而言
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待者
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
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
止乎其所以不知是已寡謂貧約之時成喻
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

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
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
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
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
虛舟無心於迂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
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
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
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
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
嗔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
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
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
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

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
來嗟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
無欲與化為體泰然任之故往來而不難終
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猶復探求
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遇之無不適也夫物
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
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

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
自起身以足為踵息以所自起為踵皆以其
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
守而屈服者其嗟言若哇求息以踵可得乎
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
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
所謂脩然者則是以心指道愛生而忘其生
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

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
天也
疑獨註真人夜寢且覺不異於人不夢無憂
則異於人蓋心無思者魂閑而不遊乎物其
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閑而不役乎物其
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其息深深
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
於密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爲

之主屈服者爲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嗑言不
平暢而若哇嗑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
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面目之前去
本遠矣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
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
則其入何距儻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
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
生也不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

指

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揜道不以人助天也
也
詳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魂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開故無憂味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真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訢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脩然往來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所不

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指道無為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之衆人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爲道者無悅惡自任者無訢

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不預謀不用
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詳此真人之行
也
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真人也息自
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嗑
言若哇也恍生惡死出訢入距所謂欲深機
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
然之天與物相爲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

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捐道則心與
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
天道安乎自然而已
虛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爲
構而不以心闢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
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神定則
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
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

理

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
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嗜欲即人欲天機
即天甲深淺言消長之分數也此段一句是
一條貫道書釋典皆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
下只說出生入死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
始要終之說受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
無所係念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
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
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
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奧學南華為
惘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
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
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
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
自來者即踵也嗜欲重蒸重罔湮塞息離

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爲外
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嗑言若哇易
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
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
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
不以心指道竊疑指應是緣徇也逐也庶
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齋物論不喜求
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淒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
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
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
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而不
自適其適者也

自郭註所居而安為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
 顙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
 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
 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存而亡之煖若陽
 春蒙澤者不謝淒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
 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
 自在時人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也不能一
 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為

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
 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
 狐不階務光之徒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
 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
 顙顙則反朴無能淒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
 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
 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

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克其名若孤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志忘已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顙顙忘形也淒然似秋真人之義煖然似春真人之仁喜怒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喪何有窮極哉聖人用兵非不得已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

踈是所謂至仁也賢者動與天時冥會非求
會於天時也欲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
是則非君子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已之
修非士也役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
性而忘身作偽則愛制於人非役人也
詳道註內無所汨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其
容寂殺非爲威也生非爲仁也其顛顛然則
不爲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欲亡而

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所欲利而
利之故不爲愛人仁之至也其於物也以不
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
人事廢非賢也闇於利害則情僞紛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真申徒
狄之徒是也

直
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顛如顛
之不動敦若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

宜

與物冥忘外利則得內利慎內害則遠外害
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役多矣若
狐不偕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

趙註其心志志當作忘其容寂靜也其顙顙
然確實之貌淒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
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爲愛人則利
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

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爲賢利害不通
不足爲君子行名失已不足爲士有所徇而
亡其身則不能役羣動矣若狐不偕之徒皆
亡身不真者也

盧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顙顙然大貌
淒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
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
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角兵毒天下施澤

此行三行一字

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
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
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為忘字與容
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
耳其顛顛然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
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害動
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

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
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
澤施萬世不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
已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
而樂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
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
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
所以表行失已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

趨於僞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